

嘉绒地的马灯（外一首）

■董勇

一盏嘉绒藏家的马灯
行军宿营时提在手上
骑马夜行时挂在鞍上
风风雨雨地牵引历史一路突围

从江西的于都集结出发
从河南的罗山何家冲集结出发
从四川的苍溪塔山湾集结出发
从湖南的桑植刘家坪集结出发
一生集结着闪亮的信仰

那时 一盏嘉绒地的马灯
映红飘满湘江的文件
照亮遵义会议的会场
投影四渡赤水的泥丸
交织泸定桥的铁索
映射娄山关的霜月
分明两河口的北上路线

知否 越过雪山草地
知否 点亮陕北窑洞
知否 指引大海渔舟
马灯 就是极限生存的方向

作问英雄何处
世代辗转流传共享
如果有需要天涯咫尺
依然从容担当万家灯火

有时人生最需要一点光亮
有时人生最满足一束亮光
这一点光亮能够奔向目标
这一束亮光可以蝶化理想

作别梭磨河谷的彩林

火苗旺盛的净土
最是领跑秋天的红叶
我摇摇手机
作别梭磨河谷的彩林

那梭磨河畔的枫树
是朝阳中的少年
波光里的冰瀑
在我的心头舞剑

山崖上的雪莲
袭人地在雪线清欢
在梭磨河的倒影里
我情愿做一树彩叶

倾听林涛的声音
那是雪山草地的依恋视频
那是撸起袖子的跌宕回响
那是脱贫账本的精准翻页
那是金山银山的滚浪浪花

看彩林中沐浴晨辉的飞瀑
像天上虹
折射在彩叶间
叶面上跳跃着星星似的光

看林荫下流连松茸的清泉
游动在草丛里
翻紫摇红的丰姿尽展
向林秀更深处奔流

光影缝绻
满载一篮流星雨
我在彩林斑斓处放歌
信手带走一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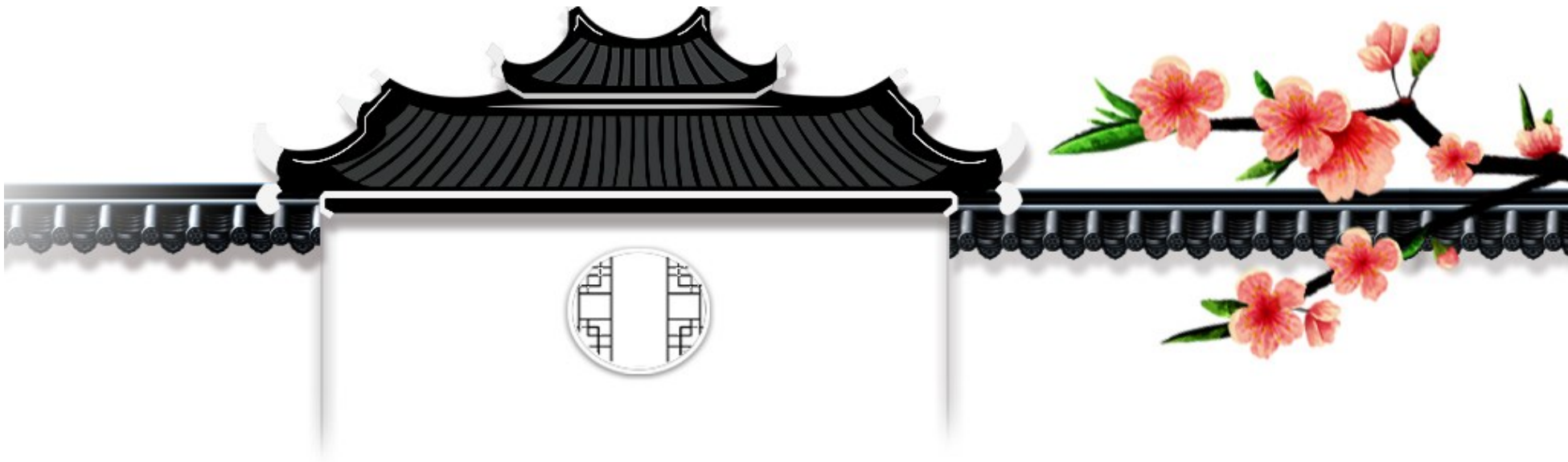
■夏卫东

冬天还没有完全来临
爱人却已将防寒衣添上
细雨绵绵
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我找不到一句赞美时令的词句
看守老屋和责任地的表弟告诉我
雪线已在门前的山顶
土豆还在地里躺着
白塔下的酥油灯光一直可见

老屋空着
挂在屋中的艾叶闭口不言
我居住的这座城市
为何总是与雪无缘

五谷会归仓
风雪也将扑面
关于回家的路
似乎越来越远



今夜糌粑不飘香

■仓央卓玛

丰子恺先生曾说：“我的心被四事所占据了：天上的神明与星辰，地上的艺术和儿童。”

当自己有了孩子后，我更加喜欢孩子的单纯，与内心的干净。也更怀念童年的隐秘圣地——查理。距离很近，驱车半小时就能到。可那时的纯美和那时的人，只能闻着炒青稞的味道，才能记起来。我其实是想那些人了。

所有的完整都会一块一块地破碎，你握得再紧，只会把手划伤，最近看的哲学书籍上说：这是我执带来的痛苦。

那个大字不识一个的文盲牧妇，终究带着与肝癌斗争五年的枯瘦身体，闭眼离开了，妈妈安慰我们说道：很安详，子孙绕膝。被窝温暖，世事无挂。

故乡，有那么一瞬，又空了。和外公逝世后，我那时的心情一样，我在与不在，都像不在，其他人在与不在，都忽略了。难以理解，肉体 and 灵魂的割裂，是如此仓促和不解。所有仪式又熟稔到好像提前预备了一百遍。

我们能坦然放下的，何止生死。

姨妈，在昨夜的梦里为我挡住山洪即将要冲垮的木门，让我快跑。她的脊背壮如一头野牛，和她生前健康时的体格一模一样。我是儿时的孩子，惊慌地爬上老房子的屋顶看屋子背后，有类似苔藓的绿色液体，原来不是山洪。梦境里一切都是小时候。

现实中，我骄傲自己的成长、独立。梦的解析让我明白，自己

无法接受太多人的离开。

那个时候最小最羸弱，所以那个家，才是心底深处为自己遮风挡雨的地方，每当想念离开的亲人、想逃避现实的困境、一闭眼梦境就驮着我回到童年，和那栋粗糙到线条都有点扭曲的土木房。

我之前在《童》一中讲到，磨糌粑的机器带着最坚实有力的声音由低到高，再趋向平稳，那曾经是外婆在磨青稞，她走后，那是外公在磨，外公走后，那是二姨妈在磨，每次当除夕夜即将来临时，磨糌粑的人会在我家门口排着，炒青稞的味道更浓郁。二姨爱大声说话，人缘极好，常和邻居家的妇人们一起上山放牧、挖药。她有时会不收一些贫苦邻居磨青稞的费用，只是照例称个重量用坚实的臂膀，托举起来帮人们绑在马背上。

她的脸总有种特别健康的红润，头发中分编好藏式的辮子，喜欢穿一件暗红的衬衣。她是当家，所以我被寄养在外公外婆家的日子里，她也是最疼我的“阿妈”。

一些悠远岁月里的人事会渐渐模糊，然后就是成年后了，时间的线条不再像童年那般清晰而明朗，医院传染科病房刺鼻而慈悲的虚弱味道。瘦成皮包骨的她，逮着我的手不停揉搓。还在想着给我暖手。那是她离开前两天。

终于安息睡去了，故乡院落磨糌粑的机器也被迫停止了。人与物的微妙关系，不再有纽带。

但我宁愿相信，她如一朵花，来年可在原地绽放。如秋冬的大地般需要含蓄地睡一下。然后春天会如期而来。

篱笆情

■徐成龙

一次偶然，经过一个小区，出乎意料，在一个角落，见到一道篱笆，不由得驻足凝视。

篱笆简朴，青翠的竹子，均匀而细密地插着，看上去像一个竖琴。窄窄的缝隙间，绿叶子调皮地探出脑袋，在微风中摇头晃脑。篱笆的顶上，藤蔓缭绕，长着纤巧的金黄色小花，你不让我，我不让你，全身心地开着，风姿绰约，情趣盎然。一道平常的篱笆，诗意的生活呼之欲出。

记忆中，家乡菜园里的篱笆最多。村前屋后，菜园大大小小，一块连着一块，家家户户种植着养家糊口的庄稼，为了提防家禽家畜的糟蹋，每户人家都将菜园扎上篱笆，高高低低，各式各样，或简单或别致。篱笆用木棒或者竹竿做材料，一头削尖，一根根深深地插入菜园四周的泥土里，有斜插的，有直插的，上面用藤条编扎绑住，结结实实，俨然一道牢固的墙。一隅菜园，因了篱笆的点缀，便有了别具一格的美，一份自在，一份从容，一份和谐，一份美意，洋溢着远古的诗意。

一年四季，气候不同，菜园里种植的庄稼也不同，篱笆的景象也随之变化。

春天，大人们将各种瓜秧种在篱笆旁，几场雨水的滋润，嫩绿的小苗渐渐地长出了一根根藤蔓，纵横交错，蓬勃向上，向着篱笆蔓延。说不出名儿的野花争先恐后地开放，五颜六色，藏在篱笆间，顾盼生姿，摇曳生辉，耀人眼目。阳光明媚，春风拂煦，三五成群的蜜蜂在花丛里盘旋，辛勤地采花酿蜜；结双成对的蝴蝶舞动着五彩斑斓的翅膀，翩翩起舞。纷繁的花朵渐渐开放使人眼花缭乱，浓郁的花香更是招蜂引蝶，远远看去，篱笆宛如一堵花墙，弥漫一园的芳香。

夏天，艳阳高照，菜园子各式各样的蔬菜长势旺盛。豆角、丝

瓜、茄子已经成熟，高高挂起，姿态各异，或修长或饱满，惹人喜爱。冬瓜、南瓜颇有大将风度，显得低调，不动声色地躺在地里，只有黄色的花朵对着太阳吹起了喇叭。篱笆上青藤葳蕤，绿叶婆娑，成了一道绿色的屏风。几株零散的油菜花不失时机地开放，金灿灿的，与篱笆上的青藤绿叶相映成趣，欣然默诵起南宋著名诗人杨万里的诗作——《宿新市徐公店》：“篱落疏疏一径深，树头新绿未成阴，儿童急走追黄蝶，飞入菜花无处寻。”

秋天，藤叶葱葱郁郁，把篱笆遮掩得严严实实，绿叶间，挂满了大大小小的瓜果，意趣盎然，让人陶醉。细长的豆角，青嫩俊秀；圆西的西红柿，红艳光洁；丰满的玉米，金黄发亮。早晨，庄稼缀满晶莹的露珠，显得玲珑剔透，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午后，几只蝉儿结伴而来，停在篱笆上，为自己，为篱笆，美美地高歌一曲，又迅速地飞走了，给篱笆增添了勃勃生机。此时的篱笆美得并不空洞，沉稳，瓷实，丰富，含蓄。

冬天，风干了的藤蔓，缠绕在篱笆上，使篱笆别有趣味，似乎铺上了一条毛茸茸的毯子。一场大雪从天而降，随意地飘洒在篱笆上，白茫茫的，凹凸有致，犹如一位雕刻大师，潇洒自如，恣意汪洋，寥寥几刀，把篱笆打扮得绰约秀美。

菜园里的篱笆多，庭院里的篱笆最富有趣味。有些人家精心地把篱笆布置得精巧细致，编制出各种图案，有拱形的，有菱形的，有三角形的，五花八门，各具特色。不同样式造型的篱笆，体现出来艺术价值截然不同，有些勾勒出庭院和谐喜庆，有些渲染了庭院的古朴雅致，有些提升了庭院的文化氛围。放几盆花，植几株树，在篱笆的映衬下，庭院顿时灿烂一片，满室生辉。有了篱笆的点缀，阳光明媚一照，清风轻轻一吹，庭院便有了生气和灵气。一户人家、一道篱笆、一畦菜地，把乡村的日子渲染得十分雅致。

篱笆，犹如牛背上牧童的短笛，吹一曲乡村的歌谣，那质朴与悠扬的曲调，随风飘散，糅合在岁月的深处。

仓廩足 红薯甜

■陈建华

“妈妈，你为什么不吃红薯呀？”饭桌上，天真的儿子如此发问。女儿剥着甜香的熟红薯皮，替我作了解答：“妈妈小时候没得饭吃，只能吃红薯，吃多了就吃腻了，所以有饭吃了以后，就再也不吃红薯了。”

默默听着的我，停下筷子，抬眼看向他们。小儿女们吃红薯吃得正欢。相比之下，精心准备的饭菜似乎都没有那么受欢迎。还是不知人间饥苦啊……我心里突然冒出这么个想法。但是之后我却突然一愣，他们又为什么要知人间饥苦呢？

饥饿是多么难熬的一件事。没有粮食的岁月里，所有的苦难都会接踵而来。饭桌上永远飘荡着南瓜和红薯的味道，味蕾吧唧着拒绝，胃口却尖叫着索取。头顶上永远压抑着厚厚的阴云，人们渴求着粮食，来抵御死亡的逼近。

记得小时候，家乡因丘陵红壤含碱性而贫瘠，加之土多田少，稻粮亦少。且那时候大环境均未达到温饱。于是红薯就占领了红土地。而且红薯是一种特别贱的农作物，对土壤、水、肥没有特别的要求，适应力特强，生产管理也相对简单。那时候的稻田产量普遍不高，红薯的亩产量却能达到一千多斤。这么高的产量，它理所当然地成为了那个时代的主粮。

那时候每天三餐都要吃红薯。而且大人們的勤劳和智慧在

开发红薯食品花样方面真是发挥到了极致。红薯丝、红薯粑粑、红薯粉、红薯片、红薯皮、红薯饭、红薯汤……就连它的茎叶也成了食品：红薯秆秆炒辣椒、红薯叶清炒、炒红薯辣尖尖……眨眼之间，他们就能做出几桌红薯席来。你吃不吃是你的事，饥饿像一匹凶狠的狼在后面追赶。红薯，就是你救命的宝贝啊！

但是红薯酸性大，时间一长，身体再好的人也会受不了，胃里难受得时不时气鼓气胀，酸水上泛，格外烧心，最令人难堪的是还时不时打一个或者一串屁。直到我读小学时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只要一听到红薯这两个字，或者吃到一小块红薯，胃部就会不由自主地出现条件反射——痉挛。到后来生活条件好了些后，红薯也不再是主粮，我就不再吃红薯了。

岁月如梭，三十多年转眼就过去了。我已成为两个孩子的妈妈。红薯早已退出了主粮的位置。而今再看见它，我的胃也没有条件反射了。现在在我家，它成了偶尔点缀餐桌的时尚食品。因为孩子们特爱吃。现在想来，“一年红薯半年粮”时，我那么排斥红薯，究竟是排斥这一种无辜的作物，还是排斥那一段缺少粮食饥肠辘辘的岁月呢？真不得而知，但不妨一试。

我剥开一只小红薯，在一双儿女诧异的目光注视下，尝了一口。入口甜香绵软，温润怡人，落口消融，真没有任何理由让人生厌呀，可是以前的我竟会排斥它。难以想象满过一条几十年的时光之河后，它竟然是如此的美味。

原来啊，岁月静好、仓廩丰足之后，红薯都是甜的。

■张勇

雁队驮走金色的意向
空出苍老的缺口
村南池塘的残荷
以枯萎的姿势
垂钓清香的记忆
山川枯瘦 西风似刀
花草树木的疼痛
悄悄挂进枝梢的鸟鸣

河岸矗立遥望的芦苇
一头苍白的倾诉
让潺潺河水带走
村北的枯草落叶
被蹦跳的顽童偷偷点着
红红的火苗开始燃烧
一个冬天的童话

乡村柿红菊艳
写意浅冬的笑容
田野山川的麦苗
铺陈季节嫩绿的故事
袅袅炊烟
高高眺望远方
农谚里返青的牵挂
漫进夜晚的月光
老挂钟滴答的往事
一声声
沉进冬天

初冬写意

从霜降到立冬
乡村就以
脚步试探寒冷的厚度
婉约的阳光
裹紧乡村的笑
那些伸长手臂的麦苗
摇晃着细嫩的绿
铺陈田野的意向
村庄一树一树
唧唧喳喳的鸟鸣
快速填补落叶的空缺

以初冬的心情
吟唱古老的歌谣
乡村的心事
绽放成菊花的笑
那些质朴的往事
以圆圃的柿红
软绵绵的甜进
冬日的章节

唯独炊烟
疯长季节的思念
站村口的老槐树
站成
执着的遥望

乡村冬夜

光秃秃的树枝
支撑着
冬夜村庄的安详
凛冽
冻僵了鸡鸣犬吠
只有风
轻言细语一些

陈年旧事
那只火炉
燃烧小屋的梦
沸动的茶壶
翻腾着村庄的心事
温暖孤寂地守候
突然的手机铃声
一下就填充了
夜晚的空洞

月光星光
被煮得沸沸扬扬
村庄的夜晚
静得出奇
暖得
诗情画意

雪原

第 1233 期